

## 地缘政治在不断发展的新世界秩序中的演变\*

绍帕里·捷尔吉，普洛斯·丹尼尔·亚诺什

近来的地缘政治发展趋势显现着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方向。由贸易国际化与现代技术的传播引起的全球化彻底改变了世界大国的影响力。一个领先国家在今天更有能力扩大其影响力并在全球维护自身的利益。本文观察的是一个国家在当前全球化的世界中成为世界强国的主要条件，研究了哪些国家符合在不断发展的世界新秩序中巩固基础并使其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作者最终得出结论，形势上最能打破美国独占经济主导地位的是中国。欧盟不利用其影响力来影响全球政策其能否或有否意图亲身承担世界大国的责任，仍是个疑问。对未来几十年预期的地缘政治演变情况进行思考，是位于连接东西方通道上并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经济文献杂志（JEL）代码：O10、O20、O30

关键词：统治地位；世界秩序；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美国；中国；俄罗斯

### 一、引言

近来的地缘政治发展方向是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中国的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再加上俄罗斯回归的信心对迄今由美国主导的、并且普遍确认其事实的单极世界秩序提出质疑。世界各地，以及美国本身的一些地区许多人都感到美国的领导地位已经削弱。但是，地缘政治的变化通常是缓慢的，通常要经过数个世纪的时间，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世界大国才可能被另一个所替代。有时变革是相对和平进行的，而其他时候则是残酷战争的结果。按照当今的世界水准，古代时主要国家的势力和影响力处于地区级的水平。雅典和罗马基本上统治了地中海地区，罗马人将扩展到中欧和北欧。在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它从西亚影响到欧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这些是辽阔而又人口稠密的地区，拥有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人群。该地区有理由被认为是文明的“摇篮”，尽管中国古代对西方文明的贡献也应得到认可<sup>1</sup>。然而，那些古老的帝国只统治着我们星球的一小部分。

---

\*所发表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官方主张。

绍帕里·捷尔吉（Szapáry György），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首席顾问。

电子邮箱：szaparygy@mnb.hu

普洛斯·丹尼尔·亚诺什（Plósz Dániel János），匈牙利商业银行高级分析师，撰写本文时为匈牙利国家银行经济学家。电子邮箱：Plosz.DanielJanos@mkb.hu

本文原文发表在本刊匈牙利语版2019年第4期。<http://doi.org/10.33893/FER.18.4.112129>

<sup>1</sup> 中国拥有许多发明，仅举最著名的例子：如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英国已接近以今天的标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在亚洲、非洲、加勒比海和大洋洲的部分地区拥有殖民地，其在海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鉴于英镑充当着国际储备货币，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世界也扮演关键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及随着许多殖民地的丧失，英国骤然失去了统治者的角色。美国在海洋、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以及创新和技术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元成为世界上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姿态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统治强国。

由贸易国际化和技术传播引发的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大国的影响。如今的领先国家更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争取影响力的斗争现在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但只有少数国家在试图扮演切实挑战性角色。任何一名声望很高的思想家都不敢断言，美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主导世界经济的强国地位，但也存在的事实是，随着挑战者的出现，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影响力将相对减弱。美国唯一的领导角色越来越受到争议，至少不认为是那么理所当然的。

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着世界大国的兴衰。西拉吉·伊什特万（Szilágyi István）（2018）关于地缘政治理论提供了全面的图景并回顾这方面的大量文献。他认为，弗里德里希·拉兹尔（Friedrich Ratzel）（1897）在19世纪下半叶已发现意识到贸易和走向海洋的重要性。拉兹尔提到了五个强大的国家：英国、俄罗斯、中国、美国和巴西，他还解释了有关欧洲共同体保护两个领先大国（美国和俄罗斯）的理念。西拉吉还提及，鲁道夫·约翰·契伦（Rudolf Johan Kjellén）（1917）区分了具有世界大国和欧洲影响力的领先国家，他认为，奥匈帝国就是后者之一。

乔治·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1988）提出了一个长周期理论，力图捕捉世界大国运作规律性的要素。他认为，战争周期、经济至上与世界领导地位之间存在联系。据他的观点，自1500年以来，已经出现了五个周期，所有这些周期都与某些权力的霸权相吻合：16世纪经历了葡萄牙，17世纪是荷兰的霸权，英国在18和19世纪，而美国在20世纪处于同样的状态。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988）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88）也强调了全球领导地位兴衰中的大型战争和经济实力。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2012:75-76）也曾论述过美国全球吸引力的衰落和国际影响力的减弱问题。他写道：“如果美国嘎然而止，世界不太可能被唯一像中国这样的杰出继任者统治”。取而代之的是，“在缺乏公认的领导者的情况下出现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加剧竞争对手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鼓励自我的行为的出现”。该论点基于作者的信念，即美国必须保持强大才能维护世界秩序。在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2012: 130）的思想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担忧。他最大的担心是“实际并不在于是美国是否真地有能力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是美国人是否有能力解决最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观点，因为许多帝国由于内部冲突而解体，这使它们削弱并成为外部干预的目标。亨利·基辛格（1979）将美国视为世界和平的托付者，他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同时很快就认识到，美国与作为

一个潜在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国家即中国需要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时也是打破苏联区域扩张的潜在伙伴。

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2012）论述说，美国无意成为帝国：他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是某些事件的后果，而美国对这些事件并没有施加影响。这种说法不尽是事实。一个国家要成为大国，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地理特征，如果其能像美国一样幸运地拥有这些特征，则其人民和领导人都希望将使自己的国家成为领先的国家。卡根（2012）的观点是对的，他认为美国的行为并不能完全符合“勉强的警长”的形象，它只是因为不得以才进行战争。他之拟多次投入战争，保卫自己免受来自遥远的威胁，在古巴与西班牙人、在印度支那针对共产主义者以及在中东地区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利益。

本文的目的是观察一个国家在当前全球化的世界中成为世界强国的主要条件，研究了哪些国家符合在来断发展的世界新秩序中巩固基础并使其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

## 二、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

规模大小是重要的。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庞大而强劲的经济是实现成为世界领先国家梦想必不可少的条件。用于确定经济规模的最常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GDP取决于该国的就业人数，因此人口规模至关重要。与此同时，GDP取决于劳动者的生产率，而生产率又取决于所使用的技术。创新和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全球领导者在提高生产力和保持其在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优势方面最为成功。创新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主要通过高质量的教育可以获得。对一个争夺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而言，教育体系至关重要，该体系有能力培养专业人员——从最低到最高的培养程度——，以便最出色地完成未来的工作。

领先国家主要通过贸易来践行其影响力。由其他国家进口的基于寻求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多样化和竞争性出口保证着出口国的影响力。拥有大量和多样的自然资源也是一个优势，因为它减少了对其他国家原材料的依赖，甚至可以拥有高价值的出口商品。一个国家的面积越大，拥有自然资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此外，一个国家的规模也取决于其容纳大量人口的能力。

也有其他相关特征。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被广泛用作国际货币，这将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为货币发行者带来重大利益，这正是法国财政部长时的瓦莱里·吉斯卡德·埃斯塔因（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曾经说过的“嚣张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巴里·艾兴格林（Barry Eichengreen）（2011）关于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债务融资中的主导地位及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做过精彩的说明，他还指出了在铸币税、低利率、高预算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能力形式上来自美国霸主地位的一些优势。事实上，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增加了这一体系对美元的依赖，使美国能够将全球金融体系用于其自身的安全目标（Leonard等，2019）。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一种本币成为国际主导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首先，它必须有足够多的量，以使国际交易平稳进行，并且市场必须对货币的稳定性充满信心。只有大规模和强有力的经济才能满足这些条件。其次，货币必须可以自由兑换（可兑换性），以该货币发行的债务证券必须具有流动性。此外，资本市场也必须是透明的，具有健全的财务和法律基础。发行国的政治稳定也很重要，因为政治不稳定会破坏人们对其货币的信心。因此，总的来说，在世界上寻求主导的国家也在寻求其货币的国际认可。

最后，但同样也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要获得世界大国地位还要必须满足两个其他要求：军事力量和为世界级地位的努力。两者通常是齐头并进的，因为这种努力会影响有关国防开支的决定，而军事力量会加强这种努力。出海通道在军事和国际贸易方面都是重要的。纵观整个历史，帝国可以通过其原始地理位置或通过征服而进入大海，例如土耳其人和哈布斯堡王朝，后者也以婚姻条约的方式扩大了面积。

综上所述，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为了使一个国家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它必须满足以下要求：高人口和大的地理区域、出海通道、以GDP规模衡量的强劲经济、创新技术、经济上和货币支配地位、军事力量以及成为世界大国的意图。我们有意不谈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因为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的划分不能直接与主导作用联系在一起。但是，有证据表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阻碍了竞争力。但是，在实现世界大国的地位问题上，国家应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是值得讨论的。我们也不讨论政治制度的作用。显然，我们希望民主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获得世界大国地位的国家成为民主的国家。如果美国的领导地位在现代历史上已经被接受，甚至在世界许多地方也不时需要如此，则可以追溯到美国被视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主法治的事实。尽管如此，政治体系与世界大国之间没有普遍直接的联系，因为已经有过独裁国家和训政体制试图塑造国际秩序的例子。

### 三、竞争者

表1按人口排名以下的几个国家。根据2017年的数据，中国以14亿人口，印度以13亿人口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第三是美国，人口为3.25亿。接下来四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其人口分别为2.61亿、2.07亿、1.97亿和1.89亿。虽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构成统一市场的欧盟28个国家的总人口大约为5亿人，欧元区19个国家的总人口大约为3.4亿人。

表1 2017–2019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百万人）\*

	2017	2018	2019
中国	1390.1	1395.4	1400.2
印度	1316.9	1334.2	1351.8
欧盟28国	502.5	502.9	503.4
英国	66.0	66.5	66.9
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	63.8	63.8	63.8
欧元区19国	338.5	338.5	338.5
德国	82.7	82.9	83.0
法国	64.6	64.7	65.0
意大利	60.6	60.5	60.7
美国	325.3	327.4	329.6
印度尼西亚	261.4	264.2	267.0
巴西	206.8	208.3	209.8
巴基斯坦	197.3	201.0	204.7
尼日利亚	188.7	193.9	199.2
孟加拉国	163.2	164.9	166.6
俄罗斯	144.0	144.0	143.9
日本	126.7	126.5	126.2

\*2018–2019：2018年预测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4月

就国土面积而言，俄罗斯位居第一，其次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表2）。印度是人口第二大的国家，其国土面积的大小排名仅第八。加拿大、巴西和澳大利亚拥有大片土地，但人口相对较少。欧盟28个国家的总面积约为440万平方公里，比印度大。

表2 面积最大的十个国家（千平方公里）

国家	面积
俄罗斯	17098
加拿大	9985
中国	9707
美国	9373
巴西	8516
澳大利亚	7692
欧盟28国	4388
印度	3288
阿根廷	2780
欧元区19国	2762

来源：<https://www.worldometers.info/geography/largest-countries-in-the-world/>

根据这两组数据，最能够打破美国优势的国家显然是中国，而俄罗斯和欧盟是潜在的挑战者，但是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其他要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衡量：相对于世界GDP的GDP、人均GDP及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2001年至2008年间，美国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从31.5%下降到24.2%。在具有挑战性的国家中，中国的表现令人瞩目。2001年，它占世界GDP的4%，到2018年几乎翻了两番，达到15.8%，并迅速接近美国的表现（表3）。198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实际GDP相，美国高出中国40倍，而到了2018年仅为3.5倍（表4）。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均GDP追赶最快的时期始于大约25年前的1990年代初，这使得这种迅速的追赶更加显著。其他潜在挑战者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也有所增加，但幅度要小于中国。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V4）<sup>2</sup>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尽管它们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很低，但在2001年至2018年之间却增长了约30%至1.3%，这主要归功于该集团中最大的国家波兰以及匈牙利的出色表现。

**表3 2001–2018年世界GDP的份额占比（百分比，当前价格，美元）**

国家	2001	2010	2018
美国	31.5	22.7	24.2
欧盟28国	26.8	25.8	22.1
英国	4.8	3.7	3.3
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	1.0	1.4	1.3
欧元区19国	<b>19.6</b>	<b>19.2</b>	<b>16.1</b>
德国	5.8	5.2	4.7
法国	4.1	4.0	3.3
意大利	3.5	3.2	2.4
中国	4.0	9.2	15.8
日本	12.8	8.6	5.9
印度	1.5	2.6	3.2
巴西	1.7	3.3	2.2

来源：根据201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计算

<sup>2</sup>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表4 1980–2018年购买力平价中人均实际GDP的占比与美国之比较

国家	1980	1990	2001	2018
中国	40.38	24.25	11.52	3.46
印度	22.46	20.40	17.36	7.95
俄罗斯	/	1.77	3.08	2.14
巴西	2.56	3.43	3.98	3.88
日本	1.40	1.20	1.34	1.42
欧盟28国	1.37	1.42	1.46	1.45
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	/	2.95*	2.74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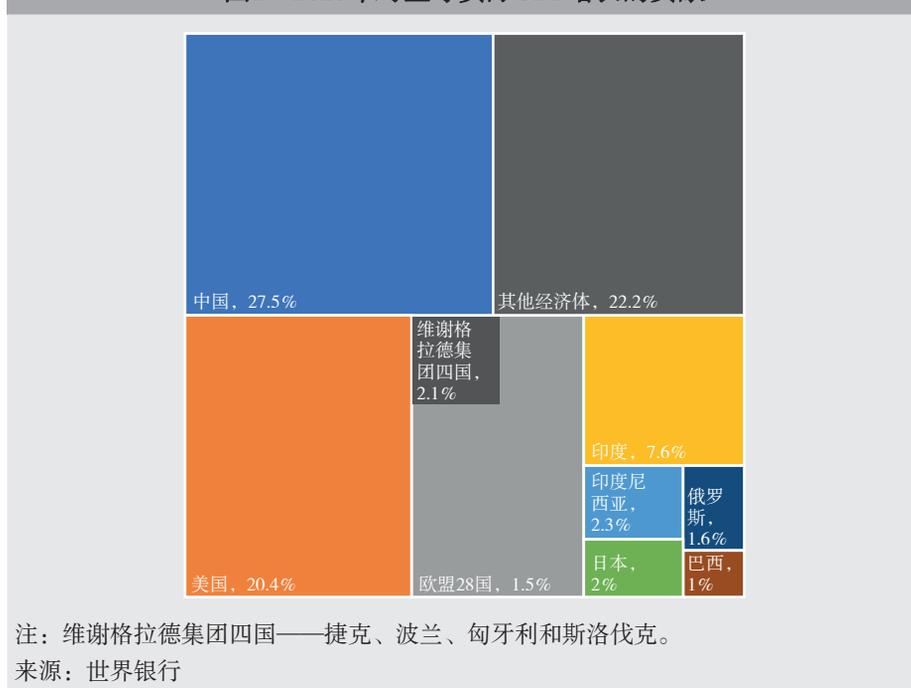
注：\*自1995年起可以获取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数据。

来源：根据201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进行的计算

图1显示对2018年全球GDP增长的估计贡献。中国位居首位，为27.5%，其次是美国（20.4%），欧盟（15.5%）和印度（7.6%）。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内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为全球GDP增长贡献了2.1%，领先于俄罗斯（1.6%）和巴西（1%）。

主要国家的这些不同的GDP数据表明它们对世界经济的潜在影响，这可能会鼓励它们在建立新世界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图1 2018年对全球实际GDP增长的贡献



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的另一个参考点是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2001年至2018年间，美国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11.9%下降到8.7%，而同期中国从4.3%上升到13%（表5）。在进口方面，同期美国的份额从18.1%下降到13.3%，而中国的份额从3.9%上升到10.9%（表6）。美国进口份额仍略高于中国的，但在出口方面中国领先于美国。欧盟28国的出口份额大约为13%，大致保持不变，而进口份额则从14.7%降至13%多一点。与此相反，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在世界出口和世界进口中的份额也有所增加，这一过程证明了其竞争力的提高。

**表5 2001–2018年世界出口份额（百分比）**

国家	2001	2010	2018
中国	4.3	10.5	13.0
欧盟28国	13.0	12.0	12.8
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	1.6	2.5	3.0
美国	11.9	8.5	8.7
日本	6.6	5.1	3.8
俄罗斯	1.6	2.6	2.3
印度	0.7	1.5	1.7
巴西	1.0	1.3	1.2

来源：国际贸易中心

**表6 2001–2018年世界进口份额（百分比）**

国家	2001	2010	2018
美国	18.1	12.8	13.3
欧盟28国	14.7	14.3	13.3
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	1.9	2.6	2.9
中国	3.9	9.1	10.9
日本	5.5	4.5	3.8
印度	0.8	2.3	2.6
俄罗斯	0.7	1.5	1.2
巴西	0.9	1.2	0.9

来源：国际贸易中心

国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也可以通过查看该国拥有或经营的世界最大的企业数量来评估（表7）。财富500强最大的公司包括126家美国的和111家中国的企业。进入前十名中的四个欧盟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共有94家被列入为500强中。作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中国在这里也很突出，而欧洲则落后。

表7 2018年按国家划分的500强企业

国家	企业数量	总收入（百万美元）
美国	126	8881646
中国	111	6765498
日本	52	2900464
德国	32	2019931
法国	28	1675121
英国	20	1133731
韩国	16	844899
荷兰	14	960460
瑞士	14	756021
加拿大	12	425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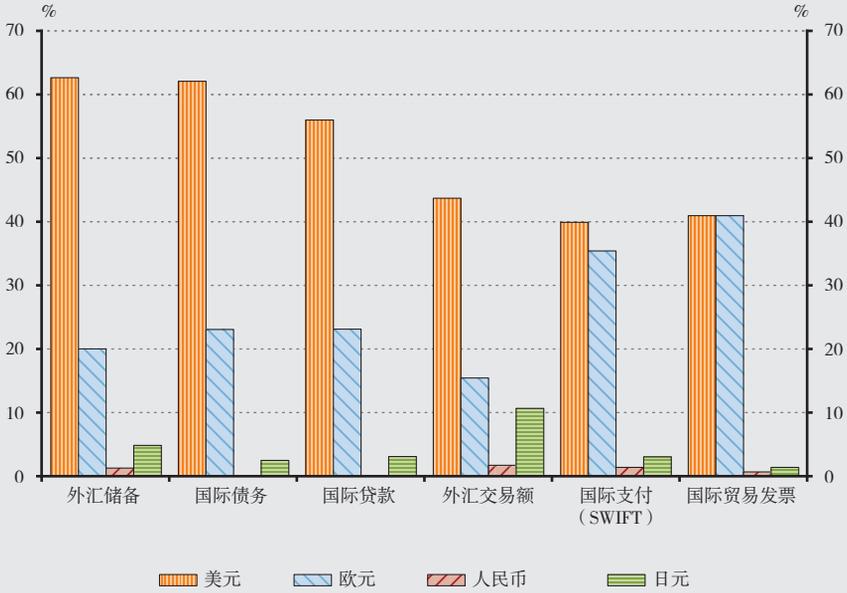
来源：世界企业500强

如前所述，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广泛使用赋予了发行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和影响力。图2和图3展示美元在外汇储备（62%）、国际债务市场（62%）、信贷交易（56%）和外汇市场营业额（42%）的构成中的超重角色。除贸易额外，紧随其后的欧元有40%的份额与美元相同。欧盟委员会意在扩大欧元的国际作用，以增加货币联盟的金融自主权。当前，美元以掉期交易的形式为国际银行提供了一个安全网，而美国则以美国国库券和债券的形式成为最大的安全资产供应者<sup>3</sup>。为了使欧元在国际交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使银行联盟变得更全面，以措施的形式应追求真正实现资本市场联盟，欧洲央行应同意在必要时进行大规模的欧元掉期交易，并建立安全的欧洲金融投资资产（safe assets）。这在欧盟范围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意味着需要比当前所计划的更加强化的政治合作上的承诺，例如在风险分担方面。为了使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与美元相同的作用，欧盟有必要就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问题打造共同的外交政策，因为分化会削弱人们对货币的信心。

目前，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地位不重要，但中国的志向是通过允许在国内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来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作用。自2016年起，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篮子中的地位达到10.92%。但为了使人民币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必要开放资本市场，并引入更加透明的金融监管和汇率政策。中国正在朝这个方向谨慎而行，因此，可预期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使人民币作为全球货币成为美元或欧元的挑战者，还需要很长时间。

<sup>3</sup> 伦纳德（Leonard）等（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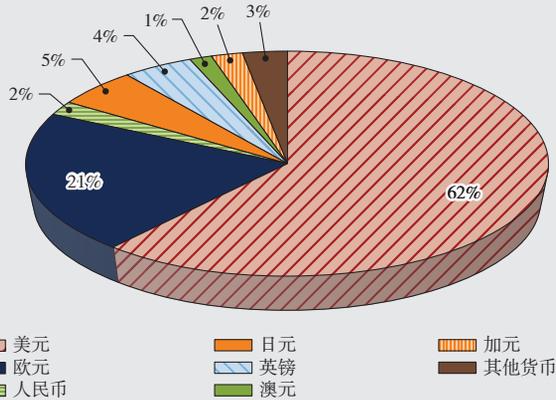
图2 2017年第四季度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货币的重要程度



注：2017年第四季度及最新可用数据。

来源：欧洲中央银行（<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19/html/ecb.sp190215~15c89d887b.en.html>）

图3 2018年第四季度按货币分类的官方外汇储备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最后，让我们研究一下军费开支。虽然国防开支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但这只是实际军事实力的非完整指标，因为每个国家的军队薪金和生产相同武器的成本差异可能很大。实际的军事力量取决于武器的类型和可用的数量，通常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核打击能力、庞大的海军力量、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等。此外，鉴于军费开支通常是保密的，现有数字并不一定展示国防开支的真实程度。考虑到这些不确定因素，年复一年，定期用于军事上的金额很好地表明一个国家的意图。

表8所示的是，以美元计算美国迄今是国防开支最高的国家（7060亿美元，占2018年GDP的3.4%），其次是欧盟28国（2630亿美元，占GDP的1.4%），然后是中国（约2500亿美元，或GDP的1.9%）、印度（660亿美元，或GDP的2.4%）和俄罗斯（610亿美元，或GDP的3.8%）。2011年至2017年间，除中国外，所有研究对象国家的国防开支都下降，2018年仅在几个国家有所增长。据一些估计，2011年至2018年间，中国的军费开支增长了80%以上。中国正在扩大海军力量，并已开始建造海军基地。在研究对象国家中，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和印度拥有核武器（除了这些国家，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也拥有核武器）。

表8 2011–2018年国防支出（百万美元）

国家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美国	740744	712947	680856	653942	641253	656059	685957	706063
欧盟28国	260639	242432	247420	249073	217216	219077	230641	262991
英国	62852	58016	62258	65658	59492	56964	55344	61508
法国	53441	50245	52316	51940	43474	44191	46036	52025
德国	48140	46470	45931	46102	39813	41590	45580	51009
意大利	30223	26468	26658	24448	19566	22373	23852	25780
中国	137967	157390	179880	200772	214093	216031	227829	249997
俄罗斯	70238	81469	88353	84697	66419	69245	66527	61388
日本	60762	60012	49024	46881	42106	46471	45387	46618
印度	49634	47217	47404	50914	51295	56638	64559	66510
巴西	36936	33987	32875	32660	24618	24225	29283	27766

注：整个时期的中国数据，而2011年和2012年的俄罗斯数据则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估算，其他国家的数据来自北约。2018年的数据为估计值。

#### 四、迈向多极世界秩序

历史教导我们，领先国家会不断出现，但它们最终都会发现挑战者。一个统治世界的大国的衰落和一个新的领导性国家的出现通常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个世纪。在当今技术日新月异、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地缘政治的转变将比前数个世纪时明显加快。

纵观当今的发展，美国在构建和控制全球事件方面的相对力量显然正在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众所周知的“美式和平”即将结束。但这绝不意

味着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再是世界主要强国之一。基于其在创新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以及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的能力，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它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并且在国际贸易中起着关键作用，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带来了其他任何国家目前所没有的利益。美国位于两个大洋之间，有能力并力图保持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为美国的力量增加了另一个层面，他称之为“报复性动员”，这指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动员社会，以加强国家的统一性<sup>4</sup>。布热津斯基引用“记住珍珠港”这个口号激发美国的战争力。国家统一性的一个最近事例是911事件，数以千万计的汽车司机曾挥起国旗时，人数之多，以至一家匈牙利公司也收到了美国国旗的订单。

美国坚信，它注定要领导世界。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美国领导人中根深蒂固，并得到很大一部分人口的认同。这植根于以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标记的历史，由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最能说明这一点，他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这也是记录在权利法案<sup>5</sup>中的重要价值。正如罗伯特·卡根所道：“各总统和政治家均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巴拉克·奥巴马）、“不可或缺的国家”（玛德琳·奥尔布赖特）<sup>6</sup>、这是“世界在全球领导力方面的期待”（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言辞如今仍然使用<sup>6</sup>。但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表明，即使愿意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实现自己的经济和安全目标，但美国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全球领导责任。与中国的贸易战，或对从欧盟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的威胁以及作为破坏欧洲统一的一种手段，美国支持英国脱欧及为加快英国自由贸易协定所提出的建议，都是美国利用自有的经济实力保护其可推定利益的事例。

根据数据和本研究所介绍的论述展开的前景，中国是最接近撼动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国家。其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快速增长，创新和技术发展领域的实力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领导地位，都预定着中国要成为世界领先者。它参与构建世界新秩序的雄心也很明显。在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同时，中国是30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成员，并且在这些组织中的地位在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和“17+1”<sup>7</sup>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和南美的投资暗示了中国的战略，通过扩大经济关系，中国远远超出其国界的限制，从而涵盖整个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领先国家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支持它的雄心壮志，而中国正在发展其军事力量，尽管它强调这只是出于防御目的，我们也没有反之的证据。由于数十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项政策最近做出了改动，但是要停止老化还需要很多年。中国

<sup>4</sup> 布热津斯基（2012:60）。

<sup>5</sup> 美国宪法中记录的权利法案。

<sup>6</sup> 卡根（2012:14）。

<sup>7</sup> “17 + 1”合作机制是一项中国倡议，旨在加强和扩大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它包括12个欧盟成员国和5个巴尔干国家。

有潜力和能力提高生产率，这可能抵消劳动力的减少，但是老龄化是将是限制增长的因素。但是，这不会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俄罗斯可能是另一个挑战者，它显然希望在不断发展的世界新秩序中发挥作用。它有军事实力，但经济仍然相对薄弱，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肯定会改变，因此，俄罗斯也应列入为在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中将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国之一。

欧盟具有在世界事务中担当影响角色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及创新力量和军力。诚然，它没有共同的外交政策，在共同防御政策和整个欧盟预算的宏观经济作用等问题上也不具备统一意见的事实限制了它影响力。不幸的是，英国脱欧使其与欧盟之间陷入僵局并导致欧洲统一的破裂。亨利·基辛格对欧洲表示悲哀，他说道：“由于失去了欧洲的全球使命感，欧洲的重要性在不断地减弱<sup>8</sup>。”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正确地建议，欧盟“在欧洲一级发展政治进程，以发展独立行动的能力，同时引入新的机制来鼓励成员国之间的团结<sup>9</sup>。”鉴于各成员国的不同利益，这将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欧洲可以成为解决区域冲突的积极调解者，可以发起和支持诸如环境之类的有益目标。

世界大国政治的未来是技术。德国前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指出：“在本世纪，数据和技术的独立性，而不是核弹头来决定力量和财富的全球分布<sup>10</sup>。”平台经济，例如微软、苹果、阿里巴巴等在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而占在第三位。正如毛托尔奇·捷尔吉（Matolcsy György, 2019:32）写道：“颠覆性新技术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力量，经济力量和金融资源，……欧洲精英们错过了与美国一起在颠覆性的新技术进程中共同取胜的机会。部分原因是科研和资本资金缺乏统一市场的结果。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并保持竞争力，欧洲需要技术转型和相关的再培训。尽管每个国家都对这一过程负有责任，但获得欧盟层面的政府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就中国而言，政府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美国，政府以太空研究和国防开支形式在创新中的支持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欧盟必须努力实现数字独立性，而如果没有欧盟一级的协调政策，这将无法实现。

问题是，多极世界秩序将如何运作。将是和平还是战争？原子和平？还是竞争中的那些领先国家利益冲突而发生区域战争中？是否会有由特定的世界大国主导明确定义的地理区域？可否想象一个中国在亚洲，美国在拉丁美洲，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以及欧洲在非洲起主导作用的世界秩序？竞争激烈的那些领先国家是否想要制造全世界的大事件？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思考答案。似乎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随着挑战者的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将减弱。中国和俄罗斯，也许还有后来的印度对世界大事的影响将会增强。如果欧洲想要在日益竞争的环境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在世界领导人中维持应有的地位，就必须在关键政策领域变得更加团结。欧盟需要与中

<sup>8</sup> 亨利·基辛格，诺贝尔奖论坛，奥斯陆，2016年12月11日。

<sup>9</sup> 费舍尔（2019）。

<sup>10</sup> 布热津斯基（2012:60）。

国建立关系，同时保持与美国的传统关系。就像某些人喜欢解释一样，“一带一路”倡议和“17+1”合作机制不应被视为东欧与西欧之间的分裂因素，而应视为与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机会。

然而，为了维持世界和平与秩序，我们需要主导世界的、强大的和民主的国家。这里我们引用罗伯特·卡根所说的话：“在缺乏旨在维护、建立规则、机构保护、保护经济体系的动力和维护和平的强国的条件之下，世界秩序也无法存在<sup>11</sup>。”将来，这将是两个或三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共享权力，维护卡根提到的世界秩序将是他们的任务。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经常卷入大国在欧洲扩大支配地位的斗争。这些国家现在是在位于欧洲贸易路线的东西和南北交叉点的欧盟成员国。同时，它们也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国。思考未来几十年的地缘政治如何变化，这涉及到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和其他中东欧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

## 参考文献

Bildt, C. (2019): *Europe risks irrelevance in the ag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欧洲在大国竞争时代的非相关风险》) Financial Times, July 19.

Brzezinski, Z. (2012): *Strategic Vision*. (《战略远见》) Basic Books, New York.

Eichengreen, B. (2011):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嚣张特权——美元的兴衰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J. (2019): *Who will w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谁将赢得二十一世纪?》) Project Syndicate, July 30.

Friedman, G. (2012): *The Next Decade, Empire and Republic in a Changing World*. (《下一个十年——变化世界中的帝国和共和国》) Anchor Books, Random House, New York.

Kagan, R. (2012): *The World America Made*. (《美国制造的世界》)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Kennedy, P.M.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1500–2000*. (《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 Random House, New York.

Kissinger, H. (1979): *White House Years*. (《白宫岁月》) Little Brown & Co,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Kjellén, J.R. (1917): *Der Staat als Lebensform*. (《国家作为生活方式》) Leipzig.

---

<sup>11</sup> 卡根 (2012:139)

- Leonard, M. – Pisani-Ferry, J. – Ribakova, E. – Shapiro, J. – Wolff, G. (2019): *Redefining Europe's economic sovereignty*. (《重新定义欧洲的经济主权》)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olicy Contribution, Issue no. 9, June. [https://www.ecfr.eu/page/-/2\\_Redefining\\_Europe's\\_economic\\_sovereignty.pdf](https://www.ecfr.eu/page/-/2_Redefining_Europe's_economic_sovereignty.pdf)
- Matolcsy, Gy. (2019): *American Empire vs. European Dream. The Failure of the Euro*. (《美国帝国与欧洲梦——欧元的失败》) Pallas Athéné Könyvkiadó, Budapest. (帕拉斯·雅典娜出版社, 布达佩斯)
- Modelska, G. (1988):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世界政治的长周期》) Macmillan, London. <https://doi.org/10.1007/978-1-349-09151-5>
- Ratzel, F. (1897): *Politische Geographie*. (《政治地理》) München und Leipzig, R. Oldenbourg.
- Thomson, W.R. (1988): *On Global War: 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论全球战争：世界政治的历史结构方法》)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Columbia.
- Szilágyi, I. (2018): *A geopolitika elmélete*. (《地缘政治理论》) Pallas Athéné Könyvkiadó, Budapest. (帕拉斯·雅典娜出版社, 布达佩斯)